

# 陈健：“三府太守”通民心

沈世豪



陈健牌坊

## 牌坊见证

厦门同安，北门内，环城北路24—3号一侧，一座落满沧桑的石牌坊，巍然伫立475年了。如阅尽风雨的老人，默默地守望着飘逝的风云和岁月。此地是古街，两旁小店如织，牌坊下自然形成的街边市场，过客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有位颇有点出格的店家，居然把黑色尼龙防晒网，挂到牌坊的一角。细细品去，牌坊的庄重和肃穆，几乎全被热气腾腾的人间世俗淘尽了。是见惯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兴盛衰败吗？倘若，这座牌坊纪念的主人真的地下有知，是会宽容地捻须而笑，还是会感到些许的惆怅和遗憾呢？我想，应当是前者。因为，此牌坊是为以勤政廉政、关注民生、与民心相通著称的“三府太守”陈沧江而建的。

陈沧江的名字叫陈健，字时乾，沧江是他的号。为了对他表示尊敬，不直呼其名，当地人都叫他陈沧江。他是金门阳翟村人，明代属同安翔凤里辖区，出生于1491年，幼年家庭贫困，但很喜欢读书，且勤奋聪慧。在那个普天下读书人只能挤科举这座独木桥的时代，他算是幸运者：15岁进入县学，24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5岁中进士，一路凯歌。入仕以后，历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江西南安郡知府（今江西大余）、广东廉州知府（今广西合

浦)、广西南宁知府（今广西南宁市），史称“三府太守”就是这样来的。

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褒奖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绝大部分是要皇上恩赐即“御批”的，是最高荣誉的重要标志，也是当时人们追求的人生目标，只有为数不多的官员能够立牌坊。陈沧江能够获此殊荣，原因何在？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品德和政绩。

穷苦家庭出身的陈沧江，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辛，通晓儒学的他入仕后，更是以解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为至高使命。显然，他的清廉公正以深厚的儒家文化为底蕴和根基，且和他从小所生存、生活的环境濡染密切相关。沿着他生命的足迹寻觅，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闽南人生性耿直的气质、勇于担当不惧艰险的血性。

陈沧江初任刑部主事，升员外郎，曾经奉命审查直隶江南积案。在执行这一重任的过程中，平反冤狱甚多。其中有曾任工部主事的一位官员，因为忤逆了宰相而被罢官入狱。陈沧江经过认真的调查，发现这是一件冤案，他并没有因为担心得罪权贵而回避与退却，而是将这位被冤枉的官员依法释放。对于陈沧江在处理江南积案、平反冤狱中的胆略和公正，当时任陈沧江上司的尚书右侍郎刘节，这样评价他：“宽仁平恕，服大辟者无淫刑。详审慎密，妍媸罔遁。用法则明察公断，可允矣。”意思是，陈沧江

处理这些积压的案件，宽厚、仁义、平和、富有宽恕之心，对于犯了死罪的案犯也从来不施酷刑。在审案中，善恶美丑都逃不脱他锐利的眼睛。在执行法度上不存私心、偏心，能够明察公断，很是得当呀！能够得到上司如此之高的“评估鉴定”，并不容易。明代官场鱼龙混杂，他不愧是一位难得的精英和贤臣。

按照明代官场的规定，入仕的官员须外放，也就是到地方担任实职进行历练考察，陈沧江同样如此。在外放担任太守治理政务期间，他高度重视民生，恪守儒家以民生为本的理念。他曾出任江西南安知府，该地位处赣西南，大部分是山区，盗匪蜂起。他厉行图治，维持社会安定，力劝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为难得的是，他发现这里虽是宋代周程理学的发源地，但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文化落后，因此他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提高地方的文化水平，并捐出自己的俸禄，编撰《南安志》，深得百姓赞誉。

任地方官重在办实事。陈沧江后来调任廉州知府，即今天广西合浦。这里有峒民，也就是少数民族。他没有歧视和冷落这些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山民，而是教授他们耕织本领，并且亲自传授闽南的先进生产技艺，改善百姓的生活。合浦临海，明代倭寇猖獗，时常从海上进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他设地方武装团练，防止倭寇，保护一方平安，取得显著成效。他还极力兴学办教育，培养人才。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从小熟悉海洋的他，积极扶持合

浦的民众发展海水养殖业和珠贝生产业，提升其生产技艺和规模。至今，合浦的珍珠称南珠，素有“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之说。它以细腻器重、玉润浑圆，粒大凝重、光泽经久不变等优点享誉世界市场，素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之美誉。广西合浦成为闻名遐迩的南珠之乡，陈沧江功不可没。

调任南宁知府的陈沧江，干出了几件轰动朝野的大事。他上任时，该地发生了土司兵卒在城郊抢劫掠夺的事件，影响很坏。当时，陈沧江的上司误判是土司叛乱的恶性事件，应当予以严惩。陈沧江是精于调查研究并具有强烈责任心的人，人命关天，岂能草率！他经过周密地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只是上差旗牌官贪赃敛财，实施抢劫，并非是土司叛乱。于是，他严惩了肇事的旗牌官，平息了事变，维护了民族团结。否则，如果以土司叛乱定性，势必出兵镇压，造成生灵涂炭，后果难以意料。可见实事求是是陈沧江为官之本色，令人赞叹！

“强征民船”事件的处理，更是如刀刃上走马，险象环生。其时，南宁的官方频频征用民船运兵、运物资。明代军队向来霸气十足，自以为有刀枪在手，经常借此欺凌、敲诈商户，骚扰商民，百姓叫苦不迭。有些肆无忌惮的军官，居然做出到站后把征用来的民船进行盗卖换取银两的行径。目中哪有王法？陈沧江得知此事，毅然将实情奏请朝廷，终于获得批准：南宁不派民船调兵，由政府发

给军队行军至浔州的粮饷，每个士兵再加银三分的犒劳，从此免除了南宁船户和商民之苦。消息传开，全城轰动，百姓深深感激敢于为民做主的陈沧江，高呼他是“青天”！

南宁地处边境，明代中后期，倭寇滋事不绝，而军队扰民向来是一大积弊，不少官员对此往往退避三舍，耿直的陈沧江却是迎难而上，不畏权势。他对府兵严加管束，严明军纪，虚冒军饷者必办，严惩军队滋衅扰民的行为，使当地的黎族、瑶族以及其他百姓能够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经过陈沧江的认真治理，边城南宁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此时，已经退休归隐南宁的刑部侍郎刘节，欣然撰写了《郡守沧江陈侯入覲记》一文，赞扬陈沧江具有汉循吏之风，并把他比喻为东汉定交趾的马援和西汉安湟中的赵充国。交趾为边疆地区，马援是东汉初期的著名军事家，平定羌族叛乱，功勋卓著，稳定边疆。赵充国是西汉名将，战匈奴威震天下。用这两个著名人物赞誉陈沧江，可见刘节对陈沧江的评价之高。然而，陈沧江因为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不事阿谀奉承，又经常为削减田赋商税、为民申冤等民生之事屡屡抗上，终于得罪权贵，在南安任期未滿就被罢官。后来才再度被起用，升至刑部郎中。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巡按监察御史刘廷蓝、李元阳等官员题奏礼部，建造了这座牌坊。

历史有情，风流远去，却留下这座牌坊作为见证。此

牌坊坐北朝南，双层，花岗岩质地，重檐仿木结构，四柱三间。四根等高的立柱顶上，用一根厚重的通梁横架其上，然后在上面构筑牌楼式的屋顶。明间小额枋两面同镌刻着“嘉靖丙戌进士陈健”字样，大额枋上两侧青草石有立坊者的结街题名。小额枋上的花板以及中层上皇帝所赐的圣匾已经丢失。上层屋盖用整块的花岗岩雕琢出瓦当，双面倒水，厚重、朴实。四根方形石柱下端前后，均夹有半边葫芦状的抱鼓石。匾额正面刻“秋官”二字，显示陈沧江履职刑部，背面镌“岳伯”二字，显示他曾为守边大吏。整座牌坊的造型简约、庄重。因此，此牌坊又称为“岳伯坊”。

石无言，风雨潇潇，依稀在向后来者倾诉遗落在此地的历史传奇。

## 读墓园

如果说，牌坊犹如从浩渺高远的历史天空中落下的惊叹号，引起人们的赞叹和景仰；而墓园，则像静静铺展在大地上的书卷，值得人们慢慢地翻开研读。

是上苍的厚爱，还是民心所系？数百年来，历经战乱、天灾、人祸无数，陈沧江的墓园居然保存得十分完好。从游人如织的同安影视城，向竹坝华侨农场方向的道路行驶，至小半中途，到五显镇的后烧西村，往右一拐，

就可以见到陈沧江的墓园了。此地正处鹤来山麓，墓园很像一把铁灰色的大交椅，坐北朝南，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圆形华表，俗称石笔或石烛。在封建社会，武官的华表是方形的，文官的华表为圆形。穿过耸立如牌坊式的墓道坊，便是小广场，按照四品官员的规格，有虎、马的石像，各居左右，两尊石虎是新的，右侧的一匹马是原物，虽可见斑斑沧桑濡染，但依然神韵犹在。墓池清爽、简洁，阳光普照，毫无阴森之感。三级的墓坪，供桌、碑亭、封穴，有条不紊。墓塚为三合土，墓围以七块素面石板卫护，塚前立有江天道人草书《次成韵作沧江寿域》七言律诗一首，笔法飞扬，不拘一格，系酣畅淋漓的行草。



陈健墓

根据《浯阳陈氏家谱》记载，此诗系陈沧江生前的自题诗。诗云：“封城山绕笔花题，云带晓霞淡淡栖。马鬣风高摇篆草，牛眠梦破兆文奎。松杉雨露千年翠，冠冕声华百代齐。鹤啸海天巢石榻，笑看夕阳还未西。”显然，这是一首借景咏怀之作。从“笑看夕阳还未西”这一句来看，很可能是陈沧江的晚年作品。诗言志，从这首自题诗中可以感觉到，陈沧江生性乐观、开朗，儒雅，视野开阔，不惧艰难，是个勇于迎难而上且具有“正能量”之人。究其原因，他虽居庙堂，但他的思想、情感是和百姓息息相通的。用如今通俗的话来说，他是心系百姓的有根之人。他关心百姓疾苦，从同安走出，更是时时系着故乡的民众，为故乡做了大量的好事。

同安缺水，十年九旱。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老一辈的同安人，名字中有“水”字的特别多。陈沧江出生地金门更是严重缺水的地方。因此，对水利是农业和百姓命脉的道理，他感受特别深刻。1527年，陈沧江幸运地考上进士的第二年，刚入仕途的他，不是忙于联络同僚，取媚上司，而是想着久旱盼甘露的乡亲父老。他发起募资修筑埔尾的“沧江坝”，蓄汀溪水灌溉农田百余顷，有18个村庄受益。汀溪水长，如今的汀溪水库碧波荡漾，库容高达4845万立方米，并形成了与溪东水库、竹坝水库连成一体的系统水利工程。陈沧江当年募资修筑埔尾的“沧江坝”，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但他的事迹和精神依然如汀溪

水一样，汨汨流淌到今。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捐资创筑了莲花澳内的“石泉陵”水坝，民间称之为陈公陂。这种水利工程就是将溪水用筑水坝的形式，土话叫筑陂，将溪水拦起来，提高水位，通过渠道灌溉农田。这一工程使澳溪13社的农田受益。

土地，农民的命根子。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出身的陈沧江深深感念和同情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作的窘境，居然自己掏腰包，购置了二百余亩的山田，送给贫苦的山民耕种。

同安的莲花是典型的山区，每到冬天，都有霜冻出现。当年，这里的山民生活十分艰难，为了方便山民耕作以及下山经营，陈沧江慷慨解囊出手相助，捐资开筑了澳岭至小坪、澳溪至杜地的两条石道，长计20多里。沿途还附建了凉亭，也称憩亭，供路人长途跋涉中歇息。数百年过去，无情的风雨，虽然把这条古道剥蚀成残缺不全断断续续的小径，但陈沧江的爱民之情、之心，却永留史册！

从金门走出的陈沧江，并没有怠慢那片故土。他捐资重建了金门祖祠“五恒堂”“永思堂”，便于陈氏宗亲进行祭祖和开展联谊活动。金门乡亲感念他，为他建了和同安墓园规格相似的衣冠冢，一直保留至今。

陈沧江虽然为官20多年，但从不借助权位敛财，生

活十分节俭。他的夫人宋氏，按照丈夫的官职，她是“宜人”贵妇，但她一辈子穿的都是粗布衣服。陈沧江为民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俸禄有限，他捐助的大量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他被罢官回到家乡的时候，并没有灰心丧志，而是去经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陈沧江经商获得成功，赚了不少钱财。傅夏器在他撰写的《南陵府知府陈沧江墓志》中这样慨叹：“其才能在官场不能发挥，却于居家经营积累千万，这仅是健公的末技，并非其本质。”真是如古语所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古诗咏古墓：“表柱应堪烛，碑书欲有金。”陈沧江的墓园，耐人回味。

## 故居拾遗

陈沧江的故居位于同安大同街道田洋行政村前宅自然村，系明代嘉靖年间他亲自建造的。陈沧江政绩斐然，一生廉政，但同样是持家创业的高手。

穿越时代烟云，当年三进的深宅大院，二进的厅堂被火焚毁多年，至今没有修复，但从基本轮廓上，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煌煌大气。这个古建筑群，坐北朝南，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通面宽64米，总进深46米，原来设计的大厝，计有99个窗门，因此有“九十九间”之称，但最终的护厝并没有全部落成。古时建房，地皮面积同样是

有规定的，按照官阶，作为四品的朝廷官员，陈沧江完全有资格获得这块地皮。然而，因为前面颜氏村民盖了一座祠堂，陈沧江只好让步，建了两列护厝了事。因此，从总体的格局看，陈沧江的三进故居当时就没有建完整。

堂堂太守，且声名远播，性格刚直的陈沧江对自己的乡亲却是处处友善相待，毫无盛气凌人的官老爷作风，在当时，甚是难得，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规劝家人不要和邻居争地皮的一首名诗：“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早在明代，陈沧江就有如此的胸怀了。

这座历经数百年的闽南古建筑，规模宏大，用料很是讲究。石板、红砖、杉木等建筑材料都是从泉州、漳州等地采购后，用船装载沿着西溪运到“九十九间”房前的“坝仔窟”，此处水比较深且水面相对宽敞。当年建房也并非易事，只有像陈沧江这样即是官员又有经商的人家，才有实力建筑这样的大厝。

此房不愧是当时的豪宅，所有的外墙裙堵均砌以磨光的“泉州白”石条，1.37米高以上的墙壁则贴红砖，红白相映，鲜亮醒目。深进则铺上花砖，大方、明丽。一进外墙的正立面，有五个石砌的方窗，均是用石料榫卯拼接的，展现了当时先进的建筑技艺。令人赞叹的是，每个窗框内有五条青石板制成直立的窗棂，可以用手拨转，便于调节采光和风向以及空气流通等，是明代民居建筑中的

“百叶窗”。陈沧江虽是一生节俭，却也是个懂得生活并且乐于享受生活之人。

如今的前宅村，早已旧貌换新颜了，在陈沧江故居周围，村民都盖起了楼房，一幢比一幢漂亮。陈家的这座当年豪宅，已经成为旧时风景，西风残照，荒凉而落寞，茫然地注视着日新月异的世界。它如一面镜子，让人们从中可以发现令人深省乃至警觉的某些哲理。

有道是，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特殊的世界，甚至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感受陈沧江，感受时代风云变幻中的跌宕、精彩乃至风光无限，不亦乐乎！